

17K.COM

盗墓之王



飞天 /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法老墓 步步惊魂 阿房宫 步步杀机
和《鬼吹灯》《盗墓笔记》《传古奇术》
一样好看的盗墓小说



I247.5/129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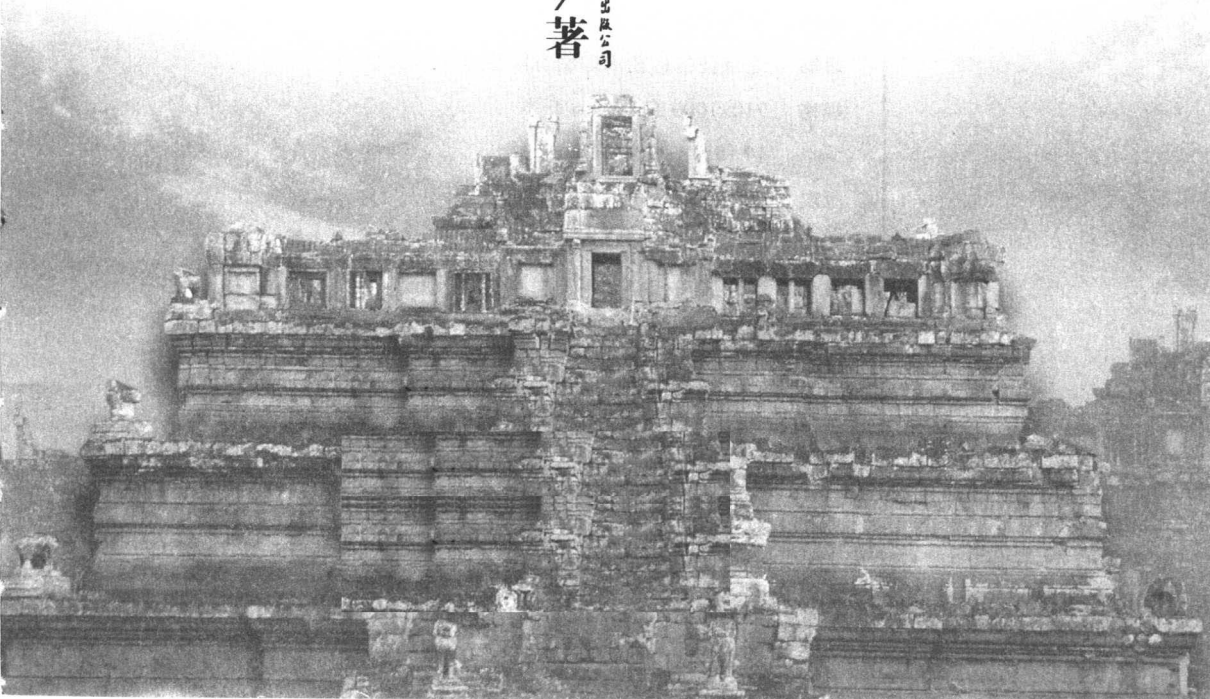
:6

2007

海基王

陆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飞天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盗墓之王 6/飞天著.—北京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
2007.8

ISBN 978-7-5057-2371-9

I. 盗… II. 飞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13248 号

书名	盗墓之王 6
著者	飞 天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10×100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274 千字
版次	2007 年 8 月第 1 版
印次	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2371-9
定价	26.8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
盗墓之王

目
录

第三卷 海底神墓

第四部 超级武器

- 第一章 下忍 / 2
- 第二章 风林火山 / 11
- 第三章 谷野神秀 / 20
- 第四章 幽篁水郡里的怪字 / 29
- 第五章 五湖古琴 / 37
- 第六章 顾家兄妹 / 46
- 第七章 风林火山的克星 / 55
- 第八章 神壁大师的日记 / 64
- 第九章 赤焰部队的野心 / 72
- 第十章 炼狱之书, 黑夜天使 / 81

第五部 海底迷踪

- 第一章 真正的炼狱之书? / 92
- 第二章 盗墓之王在通灵之井中? / 101
- 第三章 两朵莲花的秘密 / 110
- 第四章 上天的神谕 / 119
- 第五章 水幻 / 128
- 第六章 一顾倾人城 / 137
- 第七章 顾倾城 / 146
- 第八章 古琴之争 / 155



盗墓之王

陆

目
录

- 第九章 藤迦经受的第二次千年禁锢 / 164
第十章 顾倾城走了 / 172

第六部 神墓真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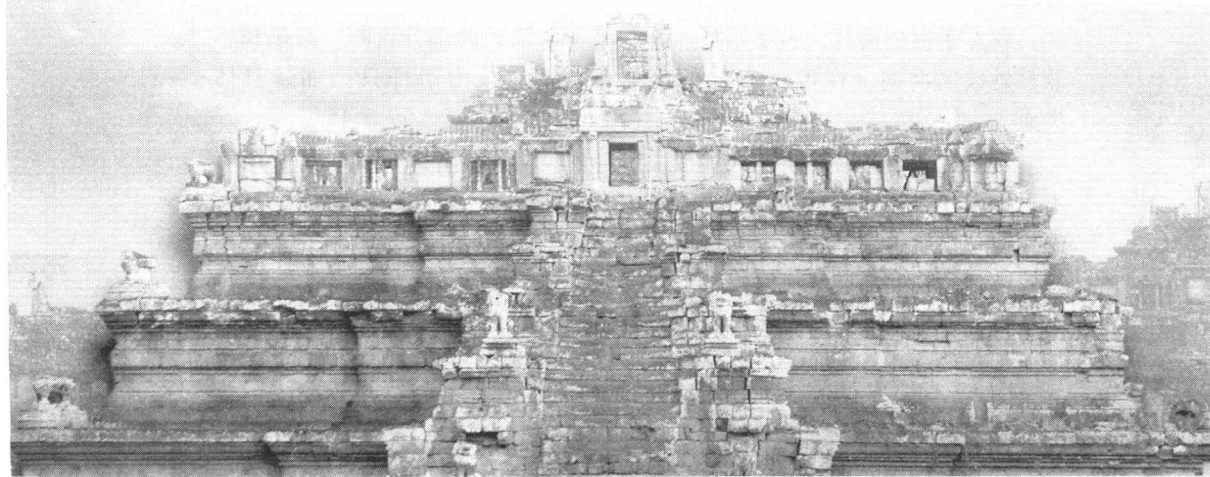
- 第一章 关宝铃的身世 / 182
第二章 青铜武士像 / 191
第三章 拆解寻福园 / 200
第四章 九宫八卦雀杀阵 / 208
第五章 主楼下到底埋着什么？ / 217
第六章 铁板下的雀杀阵 / 225
第七章 一破天下 / 234
第八章 神秘潜艇 / 243
第九章 海底神墓 / 252
第十章 真正的风林火山 / 260





第四部

超级武器





第一章 下忍

突如其来的战斗，一开始便令藤迦受了重伤，特别是最后中的这一箭，端端正正地贯穿了胸口位置。幸好，我已经射杀了屋顶上的伏击者，揽住藤迦的腰，飘然而下，落在天井正中。

“小……心，小心，‘天忍联盟’的人马都……出现了……”藤迦的声音似乎都被哽在喉咙里，低得几乎听不到，浑身的血腥气越来越浓。

一阵眩目的白光过后，四面闪出的灰衣人分成三队，每队手里都擎着一张狭长的渔网，网扣上悬着精光耀眼的短刀，脚步一错，把我跟藤迦围在中间。

冷兵器格斗声并没有惊醒近处的僧人们，依旧只见月光不见人影。

火把就要燃尽了，大概几分钟后，藏经阁上下，又会只剩下朦胧的月光。

我左手握住箭杆，右手屈指一弹，将带着箭镞的部分折断。只是我不敢替她拔出羽箭，在没有有效的止血工具时，拔出箭杆只会加速身体失血。

合围过来的共有二十一人。楼上窗口附近影影绰绰来回晃动的，还有不下十人，我知道自己必须在几分钟内结束战斗，然后带藤迦去见象僧，先找纱布止血再说。她身上的伤口不止这几处，僧袍上已经被射穿了数不清的小洞，到处都有鲜血浸出来。

只要不是枪械对峙，我就有把握带藤迦脱困，至少我还没有把这几十



个人放在眼里。

“风，要他们……找谷野神秀出来说话……他是盟主……”藤迦的身体重量全部靠在我身上，不到一分钟，站立的地面已经形成了浅浅的血泊。

幽篁水郡里的女忍者曾说过，谷野神秀是“天忍联盟”的盟主，掌握对日本忍者各流派的调度权，也即是所有忍者的主宰。

“我要见盟主，见谷野神秀先生。”我向着距离最近的灰衣人用日语大声说。

他低沉地骂了一句日语，屈膝一弹，甩出手里的渔网，向我当头罩下来。这是他今生能够完成的最后一个动作，因为他扬起的手臂还没完全放下，我的拳头已经狠狠地打断了他的右侧肋骨，并在拔出他肩头长刀的同时，一脚将他踢飞。

刀是好刀，既亮又锋利，我只用了半招“夜战八方藏头式”，右面的两名灰衣人便失去了半边头颅，向后跌倒。

忍者以完成任务为最神圣的使命，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，像是被上满了发条的生肉机器人，除了一刀砍翻在地，根本没法脱离他们的纠缠。

我下手不会再有丝毫留情，每一次挥刀，都会听到锋刃切进骨肉里发出的“扑哧”声。藤迦的生命很宝贵，如果有什么闪失，就算杀掉所有的人都得不偿失。她刚刚讲给我听的，不过是所有秘密的冰山一角，我渴望知道更多，而不是错失良机。

很久没这么痛快淋漓地大开杀戒了，手法、身法发挥到极致之后，浑身热血沸腾。

二十一世纪的江湖，枪械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，武功高手们基本没机会参加这种毫无后顾之忧的兵器格斗，而我却无意中适逢其会。

最后一名擎着渔网的忍者中刀，身子奇特地扭曲着后退，脚跟撞在台阶上，扑通一声翻倒。

“别太……大意，这只不过是联盟里的小喽啰，真正有实力的还没上阵。”藤迦有气无力地提醒着。

我刀尖一挑，一柄还没来得及拔出的长刀从一名死者肩膀上跃在半空，我抛出手里已经有些卷刃的刀，再换了那柄。危机并没有解除，我能感受到茫茫夜色中的澎湃杀气。

一楼、二楼的灯突然大亮，随着窗户“砰砰砰砰”被踢碎的声音，至



少有七八十名忍者出现了，全部穿着灰衣，蒙着灰色面巾。

一楼大厅正中的太师椅上，一个身穿黑袍的蒙面人稳稳地坐着，膝盖上横着一柄黑色刀鞘的长刀。在他两侧，则是两排垂手肃立的灰衣人。

这种阵势似乎不该发生在枫割寺里，应该放在江湖帮派势力的老巢里比较合适。我轻轻挽了个刀花，左手更用力地揽住藤迦。大敌当前，我要给她足够的信心活下去，并且看着我单人匹马杀退这批不知天高地厚的忍者。

记得在埃及沙漠的军事哗变中，我也面临过叛军的重重包围，但那是在无数柄快枪之下，根本容不得我有反扑的机会。传统武功对现代枪械，一个人对一群，百分之百毫无胜机。

“知道——我是谁吗？”蒙面人操着生硬的汉语。

“伊贺派九重郎。”藤迦先一步低声报出对方的名号。

我手中的刀尖斜指地面。可惜没有吹毛断发、永不卷刃的宝刀——这时候我很怀念刚刚通过电话的屠龙刀，从他手下流出来的好刀，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切断江湖上有名的缅甸刀、英吉沙、英国马刀。如果此刻我手里有他铸造的刀，再多十倍的敌人，也丝毫不必担心。

“知道我们要什么？”蒙面人很嚣张，声音懒洋洋的，似乎并没把我放在眼里。

我轻轻摇头，江湖厮杀，无非就是为了财宝、权势，必取其一。他要什么，我不必去问，反正一旦双方开始交手，到最后就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——是我。

蒙面人挥了挥手，用日语下了命令：“拿下他们，快！”

两排灰衣人反手从肩膀上拔刀，缓缓鱼贯而出。二楼的人居然斯斯文文地沿室内的楼梯下来，并没有采取一拥而上的群殴战略。

我低头向藤迦微笑着：“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，做大将的，必须要做到‘万马军中取上将人头如探囊取物’。你等着，看我取九重郎的人头，替你报仇。”擒贼擒王，既然九重郎自以为是这群人马的大头领，我就先杀了他再说。

月亮仍被阴云遮住，门槛以外，光线不明，并且半夜里的风，又一次加紧，吹得刚刚跨向院子的人不由自主同时扭头闭眼，用袖子遮住脸颊。

我像一枚飞碟速射镖靶一样弹了出去，脚尖一地点地三次，已经飞进大厅，长刀使了“五虎断门刀”赵家的一招“顺水推舟式”，九重郎的人



头立刻飘飞起来，如同一只被用力抛起的红色绣球，带着诡异无比的表情。

我计算过，弹出、杀敌、撤回，只用三秒钟，暂时失去了扶持的藤迦也能支持住，不至于跌倒。

真正值得忌惮的，就是曾经发出逆向漩涡般劈空掌力的高手，功力极其深厚，不可小视。

“停手吧！”忽然耳边有人阴森森地冷笑着，让我毛骨悚然。只是一秒钟的停顿，灰衣人的脚步骤然加快了十几倍，在我与藤迦之间组成了一道长刀霍霍的人墙，彻底把我们分开。

“是谁？”我在刀刃上轻轻一弹，九重郎的血迹未干，如果要从人墙中杀出去，只怕要让天井里血流成河了。

“在日本地盘上，敢跟‘天忍联盟’对抗，你真的是太愚蠢了。我们要的东西，无论什么时候出手，绝不会落空，连皇室都不愿与我们为敌，你算什么？你们中国人的愚蠢，就在于只懂得瞻前，不理会后面，怪不得当年关东军的铁骑可以纵横长白山……”

刀刃“嗡”地一阵颤抖，不过我已经能抑制住内心蓬勃的怒气了，大敌当前，冲动就是死亡的前兆。

“你要什么？难道不敢站出来说话？”越过刀丛，视线里藤迦艰难地挺直着身子，还没有颓然倒下，只是那件僧袍完全被鲜血浸成了紫黑色，像一幅刚刚染完的土布。

外面起雾了，白茫茫的雾霭从敞开的大门里涌进来，渐渐包围了藤迦。

天井里出现了暂时的宁静，眼前每一名灰衣人手里都高举长刀，有点像我曾参观过的秦俑展览室，凝立不动，神情诡异。

“我在这里，你看不到吗？日本人的领土之下，埋藏的任何东西都属于我们，无论是珠宝还是石头，所以我希望你——还有你所代表的神枪会，能够老老实实在地滚出去，不要劳烦我们亲自动手，明白吗？”

嚣张的声音就混合在雾气里，分明有一个高瘦的黑衣人身形飘忽地出现在藤迦身边。

我没有感受到那股强劲之极的杀气，所以，黑衣人也只是供高手驱使的走卒，而不是幕后的主使者。

“我要见……谷野神……秀……”藤迦艰难地叫出声来，心力交瘁加



猝受重伤，她的内力已经消耗殆尽，一句话分成三次，并且夹杂着急促的喘息声。

雾气一分一合，藤迦已经被黑衣人举过头顶，丝毫不能挣扎。

一瞬间，我集中意念，在心里重复默念：“不要动，我来救你，不要动，我来救你……”既然能读懂藤迦的思想，我怀疑自己已经能够跟她心灵相通，自己的话能够传入她心里。

如果不断逡巡着发出杀气的人是神秘的谷野神秀，至少对我而言是值得高兴的事，因为深藏在幕后的敌人终于走到台前来了，脱离开怪屋和东瀛遁甲术，或者战胜他的机会能够大大增加。

“谷野盟主没时间见你，把密码交出来！我要密码、密码……”黑衣人嚣张地大喝。

雾气越来越重，充满天井之后，顺序飘入一楼大厅。

在我看来，“下忍”犹如黑客攻击里的“肉鸡”电脑群，毫无自己的思想，只为主人的一声命令、一个眼神便轻易扔掉自己的性命，毫无价值。他们的生与死，既不能为社会做贡献，也不会令世界觉得遗憾，只相当于水底的一个气泡，悠悠浮上来，啪地破裂，如此而已。

所以，他们只是一群“人肉盾牌”或者“人肉屠刀”。

“我……没有……我要见……他……”曾贵为皇室公主、受枫割寺僧侣崇敬如天神的藤迦，突然间便沦落到狼狈受制的境地，际遇转换，比情节最跳跃起伏的电影剧本更令人瞠目结舌。

“什么密码？谷野需要什么密码？”我读懂了藤迦的思想，却没看到任何与“密码”有关的思想片断，只有一层层急速闪回的迷宫。这种情况，足以证明她全部的思想智慧都放在推理迷宫的路径上，根本没有余暇思考别的东西。

“那你去死吧——”黑衣人大笑着，吹动雾气，露出蒙着黑纱的长脸。

这是他第一次暴露出自己的确切位置，并且雾气分合的间隔非常短暂，但这已经足够了，我的刀脱手飞出，用的是中国武术里的“镖枪”招数，以刀代枪，呼啸而去。

双方对敌，最重要的是临阵应变，特别是冷兵器格斗中，高手永远都能掌握战局。

我已经夺到了距离最近的两柄长刀，伏身向外冲。中国武林对于刀的用法，已经研究到深入骨髓的地步，什么场合、哪种敌人该用何种刀法、



身法都有最细致明确的界定。

我此刻施展的，是处于下三路攻击“地躺刀”与上三路攻击“乱披风刀”之间的一种刀术，出自少林寺，后来被著名的北平江湖豪侠“大刀王五”改良，最终命名为“回旋斩”的双刀刀法。以攻击敌人的腰带到小腹这段身体要害为主，不要姿势美观，只求一击必杀，将敌人开膛破腹。

一瞬间死于刀下的忍者超过二十人，我要做的事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，所以，当我再次丢弃同时卷刃的双刀时，已经冲到黑衣人面前，探手握住了他腰带上插着的那柄长刀，“锵”地一声脱鞘而出。

雪亮的刀光，映在黑衣人的脖子上，一柄将他喉结对穿的长刀，仍在不停地嗡嗡颤抖着。

我接住藤迦的身体，挟在腋下，顺手一推，黑衣人扑通一声倒了下去。

“背后主使的人，是谷野神秀吗？我能感觉到，有个极其危险的敌人就在左近，随时会出现。”藤迦需要救治疗伤，等她的血流干了，一切秘密终将化为泡影。

“不……不是……他是我们的……朋友，我怀疑是……是……”

对话的同时，我带着她迅速退出天井。此时最好的办法是去见象僧，而不是奔回小院，把战火燃烧到关宝铃身边。任何人都不如她的安全重要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

我们穿行在茫茫白雾里，头发和眉睫在十步之内便被雾气打湿。要见谷野神秀，必然是奔向东南方向，我陡然感觉，有某种巨大的力量从侧前方的高处俯冲而下，如同一只发现猎物后全力扑击的猛禽，带着惊心动魄的汹涌杀气。

狭路相逢勇者胜，我手里的长刀舞成一片光幢，挟着藤迦直冲向前。

白雾里不知埋伏着多少凶险，或者后退一步、闪避一步，就会恰恰跌入忍者们设下的埋伏。

这是在黎明即将到来的枫割寺，一个二十一世纪日本法制社会的著名佛寺里，不过却没有警察、没有法律、没有枪械，只有倒退二百年之后的冷兵器厮杀格斗。并且，我面对的是毫无理性更没有人性的忍者，一群被教授以武功的“奴隶”。

“是‘声色犬马鬼面伎’？”我又一次感受到了藤迦的思想，不必她开



口说一个字。

杀气散了，我发现自己站在一个狭窄的十字路口，顿时感觉不妙，因为这很明显是一个“四面楚歌”的布局。虽然在东瀛遁甲术里不一定是这个名称，但凶险格局完全相同。

“小心……对方好像……比谷野——”

我低下头，故作轻松地笑了笑：“我明白你的思想，别说话，敛气疗伤，或者我们还有一场恶仗要打。”

“四面楚歌局”脱胎于汉军师张良的《仙机卷》，当年韩信就是用诱敌、设伏的手段，将霸王项羽引入了四面八方没有可供隐蔽遮挡的垓下，牢牢困住。

如果没有这些挥之不去的白雾，我应该能发现布局者就在附近的某个制高点上；如果没有带着重伤的藤迦，我可以发挥轻功，以快制高，先把布局者格杀；如果……

可惜世界上没有那么多“如果”，当一阵枯涩的弹拨乐器声从正前方一路传来时，十步之外，雾气里隐约出现了一队脸色雪白的女人，全部赤裸着左肩，露出白花花的胳膊。

鬼面伎是忍者门派的一种，“声色犬马”四个字，则是被中国人后加上去的，因为这一派的忍者，最擅长把真正的杀机隐藏在装神弄鬼后面。

“我快要……死了……”藤迦苦笑起来，伸手撩开脸前的头发。手上是血，脸上是血，头发上仍旧是血，只是她似乎突然变得有了精神。

“一千年……想想真是足够漫长了，漫长得让我开始厌倦了生命，厌倦蜗居在蝉蜕里的日子。现在，我终于能够随意地舒展身心，遨游于天地之间，可以去寻找师父的灵魂，在另一个世界里……”

她的语气流畅了许多，但我明白，如果一个人重伤之下猝然好转，肯定是临死前的“回光返照”。

“没有经过漫长等待的人，不会理解一下子脱困时的喜悦，师父说过的‘当头棒喝、一朝顿悟’，我现在终于领悟了……”

那队女人笔直地向我走过来，身上的白衣随风飘展。

下一秒，是真正杀戮的开始，即使是挥刀冲下这群手无寸铁的女人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左侧、右侧、身后也响起了细碎的脚步声。我并没有扭头去看，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正前方，因为我在任何情形下，都不会选择转



头或者退后，只会一直向前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

“你还没有告诉我哪里是迷宫的入口呢？”我的刀尖，指向身前两步的地面。

“入口……”藤迦迷惘地反问了一句。

从她的思想里，我只看到错综复杂的迷宫，却没弄清迷宫外围的情况。至少应该存在某一个封闭着的门户，以阻隔海水的进入对不对？就像在邵黑的遥感中，那两扇应该是由莲花钥匙打开的门。

“对，入口——”

锐器划破空气的声音骤然响起，不过却是在我身后。我鼻子里闻到的，是夹杂在十几种动人檀香里的腥味——淬炼过剧毒的刀刃发出的独特气味。

我向前猛冲，那队女人的白衣呼啦啦地飞扬起来，衣服下面显露出来的并非美妙迷人的胴体，而是一大群面孔狰狞、刀锋耀眼的侏儒杀手。近距离的格斗迅速展开，没有任何顾忌的杀戮，让我逐渐忘记了真实时间的存在。

以杀止杀、以暴止暴，本来就是原始社会里赤裸裸的生存原则。不可否认，日本民众当中，也有热爱和平、喜欢与中国人平等交往、友好互助的正常人，但身边这群野兽一样的忍者里面，却绝不存在那种人。

“对，我没看到进入迷宫的入口，但师父说过，沿寒潭向下，一定能找到‘海底神墓’……他从《碧落黄泉经》上领悟到的，已经全部传给十大弟子，却真的并没有提到入口……我不知道，我的头好痛……”

藤迦挣扎了一下，一蓬不知属于侏儒还是女人的热血扑面而来，喷在她的肩头。

“难道……我并没有完全……破解那块‘海神铭牌’？”

“咯”地一声，她嘴里陡然喷出一口鲜血。这一瞬间，我又斩杀了两名侏儒，但同时发现，自己正陷在越来越多涌现出来的敌人阵中。白衣女人的武器，是腕底藏着的半尺长峨嵋刺，刺尖上的精光不断地在我眼前闪动着。

“或许是吧——”我长叹一声，长刀削断了一柄横向旋斩的弯刀。几经冲突，自己仍没有离开十字路口的交叉点，有布阵者在高处指挥，任何时候，攻击的忍者们都不会失去阻击的方向，这也就是当年自负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霸王项羽最终被死死困住的原因。



“那么，我还不能……死……”藤迦的身子灵活之极地一闪，从我腋下钻出来，攀升到我肩头，并且迅速直立起来。

我不希望这是另一种“回光返照”的表现，右臂发力，连斩四人，左手也夺到了一柄长刀。

“一点钟方向，向前。”藤迦低声叫着。

一点钟方向是灰糊糊的墙壁，但我毫不迟疑地冲了出去。她在高处，看到的应该就是阵势的最薄弱处。

刀锋入肉，没有任何人的惨叫声，所有的忍者都变成了标准的哑巴，或者是天生没有痛感的畸形人。

“一点钟方向，布阵者在十五步之外。”

藤迦的声音刚刚传来，我已经屈膝弹跳起来，带着她的瘦削身体，一起左转，脚尖踏过一队黑衣女人的头顶，平跃十五步距离。



第二章 风林火山

我感受到了藤迦身上不断滴下来的热血，来不及做任何想法和判断，因为四面潮水般涌过来的刀光，前仆后继地缠绕着我的双刀。

“一点钟方向，十五步——”

“十点钟方向，九步——”

“两点钟方向，五步——”

连续转折三次之后，我又斩杀了十一人，脱手掷出左手长刀，贯透了一个红衣女人的胸口。不是我有意大开杀戒，实在是身不由己。日本忍者能贯穿政权更替、军事战争的全部历史，足以证明这个地位特别的族群，有其不可替代之处，尤其是“不达目的决不罢休”的坚忍杀气。

五步距离，恰好是两柄长刀对接的长度，我看到了一个极其瘦削干枯的黑衣人，脸上戴着一张漆黑的金属面具，只露出熠熠闪光的双眼。他的背后，插的不是常见的武士刀，而是红、白、蓝、绿四杆颜色各异的三角旗帜。如果不是在残忍血战之中，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中国京剧里的武生打扮，惹人发笑。

他的两侧，各站着两个脸色涂得煞白的女人，身材极其接近，只是穿的衣服分为红、白、蓝、绿，袍袖肥大，随风飞扬。

我意识到这几个人站立的位置，就是“四面楚歌局”的核心中枢，整个阵法的发动，都是依靠黑衣人的旗帜运转的。可惜，没有长距离攻击武器射杀他，只要中枢一死，所有的侏儒与女人就会失去了攻击方向，自然



溃散。

“你还好……吗？”藤迦的声音夹杂在叮叮当当的刀剑碰撞声里。

“当然！”我冷笑着，抹去不知是第多少次溅在脸上的血，刀锋一闪，将三步外蠢蠢欲动的一个侏儒前胸贯穿。这些老鼠一样变态可憎的矮小忍者，随时都会借着夜色的掩护，给人造成致命的一击。

“不杀了那个阵主，今晚就是最后的结局了。”

很奇怪，在雪片一样的层层包围中，我们还能平心静气地交谈。

白雾更浓了，除了远远近近的人影，根本看不到任何枫割寺原有的建筑物。东瀛遁甲术里，最重要的掩人耳目的手段就是这种有形无质的雾气，但高明之极的忍者却能穿透雾气，看清敌我双方的一切动向。

“我知道，不过对方已经布设了‘缩地成寸’的手段，看似五步距离，实质可能在一百步之外。”攻击突然停止，给了我和藤迦喘息之机。“缩地成寸、瞬息千里”都是奇门遁甲中的高明功夫，如果不懂破解，贸然进攻，谁也无法料到这段距离里有什么样的凶险埋伏。

藤迦的身体摇晃了一下，翻身落地，脸色蜡黄，双眼里的光芒也正在逐渐黯淡下去。

我重现揽住她的腰，低声问：“他们要的是什麼？你心里的秘密吗？”

如果她心里还藏着被人觊觎的秘密，或者痛快地舍弃掉，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。

“没有——”她凄惨地笑着，干裂的嘴唇上留着丝丝血迹。

我读到了她的思想，的确除了那幢古怪的立体迷宫建筑，再没有任何奇异之处。

“那么，在埃及沙漠里，谁杀了谷野神芝？谁偷了他的心？他吃下去的十九颗佛舍利呢？又去了哪里？”这个问题困扰我和苏伦很久了，我不肯相信出手的会是藤迦，苏伦更是怀疑，詹姆斯博士才是真正的凶手。

藤迦急促地喘息了几声，挺了挺身子，忽然反问：“佛舍利？世上根本没有佛舍利，至少枫割寺没有，‘亡灵之塔’里也没有。”

我愣了愣，谷野神芝清清楚楚地说过，自己偷吃了佛舍利，才会在领悟能力上突飞猛进。“那么，谁杀了他？你还是詹姆斯博士？”藤迦苏醒之后，曾经说过自己即使在昏睡的时候，也是清醒着的，只是不能开口说话而已。

“是重生者。”她不假思索地回答。